大众文艺讲堂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省图书馆、省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承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6月14日,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院长王文清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京剧经典剧目赏析”。

王文清:京剧美在哪里

京剧艺术中包含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使中华文化得以展现和传承。堪称国粹的京剧艺术,虽然只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却承载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

京剧的这种包容性、多元性,使其在面对当前观众审美需求的巨大变化时,仍能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而闪烁着几代艺术家创造智慧,且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就是京剧发展下去的最有力印证。

本人认为京剧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学性。从形态上看,文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平面的诗词与文章,是付诸笔头写出来的,即文本文学;另一种是立体化、形象化、艺术化的文学,如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是唱的、说的、做的、打的演出文学。京剧就是演出文学当中的杰出代表。

京剧表演唱、念的文学性

京剧的唱词大多数为规则的上下句对应结构,大致分为五字句、七字句和十字句三种类型,有辙有韵,通俗易懂且意义深刻。例如,《文昭关》中伍子胥的一段【西皮流水】唱词:“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这属于七字句,言前辙。

京剧的念白包括:引子、定场诗、中场诗、上场对、中场对、下场对以及叙事性的语言等等,都是韵律感极强的诗化语言,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京剧表演“四功”当中的“做”和“打”属于肢体文学语言范畴,是戏剧文学的立体化、形象化和艺术化,是把平面的文学运用京剧所独有的、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加以演绎,成为可听、可视、可感,鲜活生动、有血有肉、装饰美化、极具审美价值的舞台艺术形象。

京剧美在哪里

京剧虽然只有近二百年历史,然而它却有着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淀的道德伦理、家国情怀、人生际遇等,通过京剧的舞台、京剧演员的表演以及京剧的音乐传递出来。

京剧之美包括:表演美、音乐美、唱腔美、化妆美、服饰美五个方面。

首先,京剧之美在于它的表演美。京剧的表演美,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虚拟美

在京剧表演中,常用“虚”来写“实”,然而,京剧表演中所写之“实”,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写实”,这很像国画中的“写意”。比如,在京剧《秋江》一剧中,陈妙常乘船与老艄公的“划桨”身段,非常形象,就是模拟在川江上划船的景象,但这种表演,相对真实的“划桨”动作,又增添了一些艺术审美的成分,使姿态更为优美,可观赏性更强,是对“生活”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

(二)程式美。

京剧的“四功五法”,即所谓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都有严格的格式、技术规范和行当特色。如:旦角的兰花指、荷花掌、菊花拳、梆子步、水袖功,老生的台步、圆场、髯口功等。再如:武生的“起霸”讲究勇猛,花脸的“起霸”讲究彪悍,老生的“起霸”讲究儒雅,小生的“起霸”讲究俊秀,武旦的“起霸”讲究婀娜等等。共性当中具有行当各自的艺术特色。

其二,京剧之美在于它的音乐美。我们京剧的乐队分为文场和武场。

文场乐器:常用于叙述事件,刻画人物心态的大段唱腔。婉转悠长,抑扬顿挫。

武场乐器:常用于武战场面及气氛渲染,铿锵有力,起伏跌宕。京剧锣鼓有“一台锣鼓半场戏”之说,强调锣鼓在京剧伴奏当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其三,京剧之美在于它的唱腔美。

京剧的唱腔、音乐是典型的“板腔体”。京剧唱腔、音乐主要由“西皮”和“二簧”两大腔调构成。“西皮”调高亢激越,“二簧”调平和委婉。从“西皮”“二簧”调衍生出来的是“反西皮”和“反二簧”,其感情色彩较之前二者更为强烈。除此之外,还有“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等诸腔调的运用。京剧的腔调还从昆曲、民歌小调中吸取了营养。

其四,京剧之美在于它的化妆美。

老生、小生、武生行当在化妆上采取俊扮的方式,吊眉毛,凸显老生的儒雅,小生的俊秀,武生的英武;旦角行当的包头、贴片子、吊眉毛,凸显女性的柔美形态;花脸行当在化妆上采取了夸张、变形、装饰、美化手法,运用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脸谱图案,外化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类型特征。诸如:红色代表忠义,像关羽,这是典型的人物形象;黑色代表刚正,像包拯;蓝色代表豪迈,像窦尔敦;黄色代表残暴,像典韦;白色代表奸诈,比如曹操,等等。

其五,京剧之美在于它的服饰美。

中国京剧服饰,在京剧这门综合艺术中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京剧传统服饰主要参照明朝服饰样式,兼容了唐代、宋代、元代、清代等朝代服饰特点。人们在欣赏京剧优美的唱腔、富于音乐性的念白和精彩的身段表演时,无不为演员身上珠光闪闪、丝帛纷呈、美轮美奂的服饰所吸引,沉醉在它给人的审美愉悦之中。

京剧是国粹,是积淀了民族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的艺术瑰宝,这种习惯和传统是炎黄子孙的血脉,是无法消除、无可替代的。中国人含蓄稳健、精致典雅、乐观向上的精神品格,在京剧艺术里有着最丰富、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欣赏京剧、喜欢京剧、走进京剧。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父亲握住我的手

□孔 鹏

离开父母到济南工作已二十年了,但我与父母的感情从未因距离而疏远,反因父母逐年衰老多病而让我一日日更加牵肠挂肚。电话犹如看不见的风筝线,把已在济南安家的我与父母紧密相连。每周我都会给父母打一个问安的电话,如果我没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会打给我。有时只为嘱咐我这几天有寒流,你要多穿点衣裳,电话里透着他们深深的牵挂。

给我打电话的从来都是母亲。每次和我通完电话放下话筒,母亲就会马上把在电话中和我说的每一句话复述给父亲听,其中还会夹带着母亲对我某句话的猜测和担心。一向嫌母亲说话唠叨的父亲,这时坐在沙发上像听汇报一样地凝神静听,并认真地向母亲解释她的猜测和担心的不必要。

回家的路途并不遥远,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两个多小时都足够了,但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我平时工作繁忙,总感到没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父亲已80岁高龄,五年前从楼梯上意外摔下,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大面积出血,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本已疾病缠身的父亲犹如雪上加霜,从此卧床不起。自父亲瘫痪五年多来,我所有的节假日都是在父亲床边度过的。我深知,有多少人无法弥补的遗憾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一进家门,放下东西就先到父亲床边,俯身对羸弱的父亲说:爸,我回来了,您好点了吗?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回来了,我好些了。

父亲一生最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可现在却成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因为伤在头部,影响了父亲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他极少说话。但当我帮他清理了大小便,擦洗干净身体,他会带点歉意费力地对我说:好闺女,谢谢你。我直起酸痛的腰宽慰他: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有一次,我临行前想喂父亲吃完饭再走,母亲忽然催促我:你快走吧,别误了车。我马上转身想暗示母亲不要在父亲面前提起我要走的事。但已晚了,只听保姆说:大爷哭了。端着饭碗的我回头一看,苍老的父亲潸然泪下。我赶紧对父亲说:爸,我不走,我还要住几天呢。但父亲只是默默地流泪,再不肯张嘴吃饭。我一边给父亲拭去泪水,一边也禁不住泪如雨下。

在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疼爱我的人惟有父亲母亲了,他们的爱常使我感到无以回报。自从母亲说她剪脚指甲已很困难起,给父母洗脚、剪脚指甲就成为我回家必做的事情。当我把父母洗净的脚放在我的腿上,仔细地用指甲钳修剪脚指甲时,他们慈爱地看着我,脸上绽开了满足而幸福的笑容。我的举手之劳却给父母带来这么大的幸福感,让我深感父母对儿女的要求真的是少之又少。

“五一”放假期间,我又回到父母身边。像往常一样,每天我给父亲喂水、喂药、喂饭、清理大小便,为他洗脸、剃胡须、洗脚、剪指甲、擦洗身体、换衣裳。每隔一个多小时给父亲翻一次身,并按摩他的身体,防止长褥疮。不分昼夜地用吸痰器吸出他口腔里的黏痰,使他呼吸通畅。在父亲安详熟睡时,我常轻抚他手脚的凉热,为他加减被子。

现在,父亲已罹患老年痴呆,有一次,当我坐在父亲的床边,握着父亲清瘦的大手,轻轻呼唤他时,父亲的手指慢慢地拢起,无力地轻轻握住了我的手。这也许是无法表达感情的父亲唯一能表示他感知女儿在身旁的方式了。

时光荏苒,岁月轮回。父母曾经是我们的依靠,而如今我们又成了年迈父母的依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倘若不爱自己的父母,焉能去谈爱?忙碌的假期过去了,火车载着疲惫的我,带着对父母深深的牵挂远去,这血脉相连的情愫缠绵萦绕,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该征文截止日期推延至9月30日,
欢迎继续投稿。
征文投稿邮箱: qlwbxiaoxin@163.com

【行走齐鲁】

从厉家寨出发

□也果

厉家寨不同于其他的村庄。单单那个呼出来的“寨”字,热腾腾的,伴着骄阳下豆荚的爆裂。村庄则敦厚、传统,似一根短笛,少了充满想象力的传奇。

没有哪一座村庄像厉家寨一样被纪念。厉氏族人的一次次迁徙早已载入家谱,躲避战乱灾荒成了其中不可回避的字眼,于是,那个宛如山寨的居所是跋涉后的最后定居地。西傍大山,东临气脉山,北依葡萄山,得名厉家寨。时代变迁,几易属地,大山依旧傍在西邻,位于山底的厉家寨还是厉家寨。与徐家寨、张家寨差不多,厉家寨除了被族人记忆,再也难寻其他的意义。山岭、沟壑,把厉家寨的土地横七竖八地切割,零碎得像一块块补丁。收成是立在上面的一株单薄的高粱。

直到一场热火朝天的运动的到来。在厉家寨纪念馆,那些罕贵的黑白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厉家寨。时光洒落,半个多世纪前的瞬间闪亮,像一枚枚不灭的灯盏。行进间,眼前晃过一张张真诚的面孔,目光如炬,意气风发。挥舞着铁锤的男人,举着镘头的男人,推着车的女人,挑扁担的女人……一两个,三五个,人头攒动,络绎不绝。他们在山上,巨石背后,山道间,或蹲、或立、或走、或跑。山顶上的红旗飘扬,燃起了人们心头巨大的热情。举过头顶的坚硬的铁器闪着本质的光芒,铿锵作响。一声声呼出的劳动的号子正以集体的力量博弈。愈来愈强烈的敲击声,由远及近,巨石轰然倒下。这无需辨认的劳动的人群,沸腾的人群。每一个打此走过的人都认定劳动是一枚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削岭填沟,改道山河,零碎的土地连缀成片,山地变良田。愚公移山,开山辟地,劈开的是厉家寨人对生活迸放的渴望。改造自然,舍我其谁,如此豪气满怀,只为建设心中美好的新天地。隔着那么多年,时间、地点、人物,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厉家寨已矗立成一座为人瞩目的纪念碑。

命名总是以最简洁的方式抵达真相。譬如坪上、譬如团林、譬如壮岗、譬如朱芦,围绕其间的谜底早已从敦厚的谜面缓缓散释。如今,它们属于临港。由四块斑斓的高低错落的土地汇聚而成的临港,成了一个崭新的地理名词。临港。初生的临港,脱颖而出的临港。靠近,带着天生的姿态:俯身,主动,充满生气,让一个地方蓦地亮堂起来,湿润起来。空气中有了一抹蓝。在这样一个靠近港口的地方,近海,嗅着海的气息,闻见翻涌的海浪,还有那一个个即将诞生的美妙的传说。真的,再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从容地靠近七个港口——岚山港、岚桥港、拓汪港、日照港、连云港、董家口港、青岛港。那一弯美丽而绵长的海岸线。临港是名符其实的了。

坐落在原野上的每一座村庄都是有来历的。繁衍生息的家族盘根错节,还是能寻到最初的根。故乡翻着农历那一张张流传的密语,播种收获。沙土地里住着花生,满山坡的茶园清幽,还有晶莹的蓝莓,缀满枝头的板栗、黄金梨。最惹眼的是名字叫做“好例”的大樱桃,美不胜收。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命总是让人喜悦,新愚公,凤凰岭,月牙湖,落地生根。夜里去月牙湖荡舟,能邀约月亮一起同行吗?彩沟被不由分说地染上了颜色,一个彩字染就了四季,从春到冬,年年流淌。从铁牛庙村走出去的孙氏族人忘不了故乡。传说与事实挨得如此切近。村头的铁牛从天而降。从天而降的铁牛从唐代落户,就这么不前不后、不偏不倚地落在此处,护佑本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了铁牛才有了铁牛庙,才有了铁牛庙村。老孙头的眼睛里生了云翳,拄着拐杖走。从前的路总归走不错。他守着祖先,守着唐代的铁牛。看不见了又怎样,刻在心里的这辈子忘不掉。躺在地上的麦秸散发清香,徐徐地在铁牛庙村弥漫。那是太阳的味道,粮食的味道。村西的大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村北新砌的路与河道蜿蜒而行。河边的树是新栽上的。

春天总是会发生一些动人的事。那么多的树一下子冒了出来,单薄的叶子好似睁开的绿眼睛。它们会遇见落下来的喜鹊,叽叽喳喳地说要飞到甲子山上看海,它们也会遇见那些慕名而来的人。愈来愈多的慕名者奔向厉家寨。多年以后,坪上镇的厉家寨纪念馆成了来回穿梭的时空隧道。从厉家寨出发,经过那段难忘的轰轰烈烈的光辉岁月,从厉家寨到临港,建设者汲取着大山传递的力量,继续创造着从无到有的奇迹。站在临港的天空下,人们认定,生活的颜色其实就是彩沟的颜色,总让人心生向往。